

《亡灵书》的生成启示与脑文本的呈现轨迹

The Revelations from the Formation of the *Book of the Dead* and the Traces of Brain Texts

吴 笛 (Wu Di)

内容摘要：脑文本主要是相对于文学文本、影像文本等物质文本而言的，是一种非物质文本，是文学经典得以生成的重要步骤。本文以人类最早的书面文学《亡灵书》为例，探究经典生成中的脑文本的呈现。本文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认为，“万物有灵论”的理念出于对脑文本的感知，体现了人类最早的宗教意识，适应了伦理选择的需求，而且激发了大脑中的所具有的运动概念，继而使得运动画面逐渐成型，化为文本。本文第二部分认为，《亡灵书》的脑文本在依靠口口相传的同时，也竭力寻求文本转换，而纸草和象形文字是文本转换中的两个要素。本文第三部分则主要探究经典生成过程中的伦理需求和教诲功能。作为文学经典，《亡灵书》的伦理教诲功能更是充分说明，没有伦理，就没有经典，包括脑文本意蕴在内的伦理选择，在经典生成过程中的作用是极为重要的。

关键词：《亡灵书》；脑文本；经典生成；伦理教诲

作者简介：吴笛，文学博士，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教授、浙江大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俄罗斯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重点项目“俄罗斯古代诗歌发展史”【项目批号：21FWWA002】阶段性成果。

Title: The Revelations from the Formation of the *Book of the Dead* and the Traces of Brain Texts

Abstract: The brain text, which is mainly relative to material texts such as literary texts and visual texts, is an immaterial text and a crucial step in the formation of literary classics. This paper takes *Book of the Dead*, the earliest written literary work,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presentation of brain text in the generation of classics. The first part of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concept of “animism” is based on the perception of the brain text, which reflects the earliest religious consciousness of human beings and adapts to the needs of ethical choices. The second part of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brain text of *Book of the Dead*, while relying on oral transmission, also strives for textual transformation, of which papyrus and

hieroglyphics are two elements. The third part of the paper, on the other hand, focuses on the ethical needs and didactic functions in the process of the generation of classics. As a literary classic, the ethical teaching function of *Book of the Dead* fully illustrates that there is no classic without ethics, and the role of ethical choices, including the meaning of the brain text, in the process of the formation of classics is extremely important.

Keywords: *Book of the Dead*; brain text; the generation of literary classics; ethical teaching

Author: **Wu Di**, Professor at Zhejiang Yuexiu University (Shaoxing 312000, China), Professor and Ph. D. supervisor at the Institute of World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310058 Hangzhou, China).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English literature, Russian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mail: hzwudi@yahoo.com).

文学经典的价值是一个不断发现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演变和深化的过程。文学经典正是在不断审视过程中，新的价值才不断呈现出来。而且，对经典的意义进行探索的过程，反过来又促使经典的传播。我们对古埃及的《亡灵书》（*Book of the Dead*）进行审视时，其流传的过程以及脑文本的作用是不可忽略的。作为人类最早的书面文学作品，《亡灵书》的生成过程，脑文本的呈现轨迹是显而易见的，正是脑文本的潜在的存在以及较长时间的口头流传，才为其后向书写文本的转换提供了可能，也为包括古希腊罗马以及古罗斯文学在内的口头诗歌的生成和流传提供了参照。

一、“万物有灵论”与脑文本的生成缘由

促使文学经典生成和流传的，并不只是情感表达方面的需求，更是伦理意识的作用。《亡灵书》生成过程中的脑文本形态，典型地说明了这一伦理需求。所谓脑文本，是指“存储在人的大脑中的文本”（聂珍钊，“脑文本和脑概念的形成机制与文学伦理学批评” 29），它“并不是人类文明初期或书写符号出现之前才有的文本形式，在文字出现之后，脑文本同样存在。只要人脑活动，就会不断地产生出各种各样的脑文本”（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 271）。脑文本主要是相对于文学文本、影响文本等物质文本而言的，是一种非物质文本。主要是指“以人的大脑为介质保存的记忆”（Ni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194）¹。尽管脑文本并非归属于人类文明的初期，但是，对人类文明初期文学经典的生成进行考量，更具典型性，也更能呈现脑文本的功能所在。这也是我们在此选择《亡灵书》进行论述的初衷所在。古代埃《亡灵

1 本文外文引文均出自笔者译。

书》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古老的书面文学形式，大约产生于公元前3000多年至公元后的几百年间，其中最早的诗篇至今已有近5000年的历史。在古埃及的史前时期和古王国时期（前3200-前2280），就已经产生歌谣、祷文等文学体裁。但是由于仍然处于口头文学，其“记忆”特性尤为明显。更何况，在《亡灵书》中，“记忆”也同样赋予重要的功能。在题为《牢记本身，勿昧前因》的诗中，就强调了对自我要“念念不忘”的意义：“在巨星中，在火星中，/在清点年岁的暗夜中，/在清算岁月的暗夜里，/但愿还我我的本名！”（飞白52）

鉴于“脑文本是一种特殊的生物形态，是人的大脑以记忆形式保存的对事物的感知和认识”（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70），所以，脑文本之所以得以生成，其缘由是因为具有对事物的“感知”和“认识”，正是这些感知和认识的形成，强化了记忆，成为一种有别于其他动物的主导的思想。为加深对这些思想的记忆和认知，形成相应的反映，经过不断深化，逐渐形成脑文本，又经过口口相传，不断完善，成为基于脑文本的口头文本。在《亡灵书》中，这种作为脑文本生成缘由的思想意识，便是远古时代与人类伦理需求密切相关的处于原始状态的宗教意识“万物有灵论”（animism）。正是古埃及人的世界观“万物有灵论”，促使了诗集《亡灵书》的生成。其实，与原始宗教相关的还有“巫术说”。不过，从“巫术说”中虽然也可以发现人类早期诗歌（如《吠陀》等）与巫术之间的一定的联系，但巫术作为人类早期的重要的社会活动，对诗歌的发展所起到的也只是“中介”作用。更何况“经典”（canon）一词最直接与宗教发生关联。杰勒米·霍桑（Jeremy Hawthorn）就坚持认为“经典”起源于基督教会内部关于希伯莱圣经和新约全书书籍的本真性（authenticity）的争论。他写道：“在教会中认定具有神圣权威而接受的，就被称作经典，而那些没有权威或者权威可疑的，就被说成是伪经”（34）。从中不难看出文学经典以及经典研究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以及相应的伦理需求。

“Animism”（万物有灵论）源自于拉丁语的“anima”，而“anima”意为“灵魂”（soul）或“生命气息”（the breath of life）。“万物有灵论”是指在一切物体中以及一切生物中都存在着处于支配地位的超自然的灵性，换句话说，这也就是人类最原始的宗教形式，但是，由于它是一种对现象的解释，所以也有论者认为：“与其将万物有灵论看作是宗教思想，不如说它是一种哲学思想”（Rose 237）。无论宗教还是哲学，其中的伦理意识是显而易见的。在《亡灵书》生成的古埃及，人们就已经具有这种朴素的或最原始的宗教观念或伦理意识，相信人在死亡之后，还有另一种生命的存活方式，《亡灵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以另一种方式而存活的亡灵在下界的旅行指南。

“万物有灵论”这一术语最早是由德国医学家兼哲学家斯达尔（Stahl）提出的，所强调的生命之源与灵魂的关联，到了19世纪，爱德华·泰勒（Edward B. Tylor）继承了这一观点，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 中, 系统陈述了这一理论, 强调这是“关于灵魂的哲学”, 而“灵魂是生命之源”(404)。其后, 这一概念被系统论述, 威特利解释说: “传统术语万物有灵论, 是指非人类动物(甚至非动物, 如无生命的物体和灵魂)被赋予与人类相似的智力、情感和精神品质”(Willerslev 2)。

“万物有灵论”不仅体现了人类最早的宗教意识, 适应了伦理选择的需求, 而且正是“animism”这一意识, 激发了大脑中所具有的运动概念, 继而使得运动画面逐渐成型, 化为文本。万物有灵论者肯定某种形而上的实体的存在, 相信宇宙万物中所存在的灵魂, 与人类灵魂相互关联。这一关联, 不仅使得“静的物体”成为“动的物体”, 而且更使得无生命的物体具备有生命的概念。有学者在定义“万物有灵论”时, 认为“万物有灵论, 这是一个关于运动的问题”(Rooney 1)。这更是中肯地说明了“万物有灵论”这一思想概念与以运动为根基的“动画”之间所存在的关联。一部动画作品成功与否, 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具有动画的特定的“灵气”, 是否呈现“万物”之中的“灵”, 是否给观众造成一种“活灵活现”的印象。将平淡无奇的静态意象化为富有“灵气”动态画面的这一过程, 就是从“思想意识”到“活动画面”再到“艺术文本”的过程, 其中, 我们很容易感受到脑文本的存在以及在其中所发挥的鲜明的作用和呈现的轨迹。因为, “在认知过程中, 图像概念同声音概念一样可以进入思维过程, 也可以形成脑概念以及脑文本”(聂珍钊, “论脑文本与语言生成” 121)。

二、《亡灵书》的传播途径与脑文本转换的要素

作为古代埃及文学中最重要的作品《亡灵书》, 是古埃及人写在纸草上而置于死者陵墓中的诗作, 包括各种咒语、祷文、颂诗、歌谣等等。诗集中最早的创作, 是公元前 3500 年时的作品, 大部分则是公元前 2000 年到公元前 1800 年间的中王国时期的创作。这部作品之所以得以流传至今, 与古埃及特有的传播途径密切相关, 也与古埃及特定的历史文化和地理环境有关。

在古埃及的重要诗集《亡灵书》的生成与传播过程中, 由于为现世“亡灵”服务这一创作特性, 使得这部作品符合人们的精神需求。但是, 由于“通过口头表达的文学能够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复制成脑文本, 但是不能遗传。因此, (……) 脑文本都随着其所有者的死亡而永远地消失湮灭了”(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 270), 所以, 《亡灵书》的脑文本在依靠口口相传的同时, 也竭力寻求文本转换, 脑文本“可借助陶片、纸草、龟甲、青铜、纸张等转化为以物质材料为载体的物质文本”(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 17), 于是, 为了使其变为更难失传的物质文本, 古埃及人找到了纸草。作为介质的纸草就成为这一传播过程中一个得天独厚的重要媒介。纸草与象形文字是《亡灵书》文本转换过程中的两个要素, 正是这两个要素, 使得《亡灵书》不仅在当时发挥应有的作用, 而且也使得它得以流

传下来。

纸草（papyrus，英文“paper”即由此演变而来）是古代尼罗河两岸沼泽中生长的植物，类似于芦苇，植物学上的学名为“纸莎草”（哈里斯 175）。以纸草记录的文献称为纸草文献。它最初产生的时间已经难以考证。现存最早的纸草文献是从出土的公元前 3500 年埃及的木乃伊盒中发现的。一般认为，公元前 25 世纪以后，纸草成为古埃及人最主要的书写材料，也是古代图书馆所藏文献的主要形式。纸草于公元前 5 世纪传入希腊，后又传入罗马。

由于纸草是一种理想的书写材料，古埃及人们才会乐意使用。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特产，古代埃及人得以创制纸草纸张，使得重要文献资料得以保存和流传。于是，古埃及的书面文学文本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书面文本也就不足为奇了。古罗马作家普林尼强调了纸草对于人类生活的实质作用，认为“文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极大地取决于纸草的运用”（Pliny 185）。在其重要著作《自然史》（*Naturalis Historia*，又译《博物志》）的第13卷第22章中，普林尼详细记叙了纸草纸以及纸草文献的制作过程：纸张是用纸草制作的，纸草去掉外皮，将主茎切成薄薄的长条，并且尽可能地让薄片切得宽一些。高质量的薄片是最中心的部分。这些薄薄的长条随后放在平板上，铺成两层。其中第一层所有的长条平行地横向铺展；第二层则铺在第一层的上面，所有的长条平行地纵向铺展。经过挤压，纸草内的汁液被压了出来，形成天然的胶水，使得上下两层紧紧地粘在一起，经阳光晾干后，用象牙或者贝壳进行打磨，便于书写，然后把边缘修剪整齐，就成为纸草纸。书写时，把多张纸草纸粘接在一起，便形成一个卷轴，一般是由不超过20张纸草纸拼成的。¹

在纸草纸张尚未普及之前，人们也尝试用其他材料书写，普林尼在《自然史》中同样作了描述：“早期，人们主要用棕榈的叶子来进行书写，后来用树皮书写。随后的时代，公共文件记载在铅块上，私人的备忘录则记在亚麻布上，或者刻在蜡版上”（Pliny 186）。

纸草文献为各国学者所重视，以至于 19 世纪下半叶产生了专门的研究学科——纸草文献学（papyrology）。“纸草的使用不仅在当时埃及流行，而且后来还不断外传，一度成为古希腊、古罗马乃至中世纪初期的主要书写材料”（文言 56）。当然，纸草也曾在古代地中海东部地区大量使用，而且在整个罗马帝国时代，纸草仍是属于首位的书写材料。只是进入中世纪之后，纸草的这种优势地位逐渐被羊皮纸所取代。“到公元 8、9 世纪，随着中国造纸术西传和纸张的大量生产，延续了 4000 年之久的纸草纸最终被造价便宜的纸张所取代”（令狐若明 276）。

在《亡灵书》生成与流传过程中，或者说，在其脑文本被表达出来，进行

1 See Pliny, *The Natural History of Pliny* vol. III, translated by John Bostock and H. T. Riley, London: G. Bell & Sons, 1898, 186-189.

文本转换过程中，其重要因素除了纸草，还有象形文字。“一般而言，借助人的发音器官进行口头表达和借助符号进行书写是表现脑文本的两种基本方法”（聂珍钊，“论脑文本与语言生成”115）。前述的纸草记录，便是将“借助人的发音器官进行口头表达”的脑文本记录下来的一個基本方法，但是，仅有纸草这样的工具是不行的，还需要进行书写的“符号”。而使得《亡灵书》等重要文献得以流传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埃及象形文字（Egyptian hieroglyphs）这一书写符号。Hieroglyphs（希腊文单词ἱερογλύφος）是希腊语“神圣”（ἱερός）与“铭刻”（γλύφειν）组成的复合词，即“神的文字”。“古埃及的文字产生于公元前4000年左右，它脱胎于原始社会中的图画和花纹。当氏族中大部分人都能理解一个图画代表的意思时，这个图画也就开始向简单化发展，这个时候文字就产生了”（赵勇 157）。有学者把文字视为人类从野蛮进入文明状态的主要标志和“分水岭”（拱玉书 1）。

埃及象形文字是古代埃及人将语标和字母要素结合在一体的一种书写体系。很多学者认为“埃及象形文字的产生略晚于苏美尔文字，而且（……）大概是在后者的影响之下得以产生的”（Sampson 78）。但也有学者指出，“这一直接影响的根据是不足信的”，而且声称“有可靠的证据说明埃及的书写是独立发展的”（Najovits 55-56）。但无论如何，从中可以看出，象形文字在脑文本转换过程中，呈现了其图像和声音两个方面的要素。

古埃及的著名诗集《亡灵书》得以认知和传播，与象形文字的破解以及翻译密切相关。《亡灵书》在中世纪就被人们重新发现，只不过人们对其内容无法破译。我们难以在此难以评述其破解过程。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亡灵书》的破译，与破译者逆转脑文本有关。也就是追溯《亡灵书》脑文本的发音构成以及图像构成，借助于与声音和图像相关的文字发展史，对其进行破译，形成新的脑文本，然后以新的语言文字记录下来。

《亡灵书》的第一部现代摹写是于1805年由拿破仑埃及远征队成员完成的。1822年，法国古典学者尚博良（J. F. Champollion）开始翻译象形文字，在前辈学者杨格（Thomas Young）的研究基础上，取得了重要突破，获得肯定。他考察了部分作为葬礼仪式用品的《亡灵书》纸草。1842年，莱普休斯（K. R. Lepsius）翻译了托勒密时代的手稿，以《亡灵书》为名出版。他还介绍了咒语编号方式，鉴别了165篇不同的咒语。

1875年至1886年，纳维尔（E. Naville）编辑了三卷集《亡灵书》，共186篇，包括插图以及变体，并且作了较为详尽的注解。

大英博物馆的华理士·布奇（E. A. Wallis Budge），所编撰的《亡灵书》，于1895年出版，1913年修订再版。该版本包括象形文字版和英文翻译，并且附有长篇导言，全书由《导言》和《译文》两个部分组成，译文部分共搜集《亡灵书》纸草37片，共186首，是一个较为流行的版本。

而艾伦（T. G. Allen）的英译本（1974）和福克纳（R. Faulkner）的英译

本（1972），语言更为流畅，还增添了得以鉴别的咒语，总数达到 192 首。

《亡灵书》在中文世界的翻译与传播，是由锡金开创的。锡金所译的《亡灵书》于 1957 年出版，该书在我国古埃及诗歌译介方面具有开拓性意义。全书篇幅不长，只有 45 页，共选 27 篇，每篇长短不一，内容繁杂，广泛描写了当时的人们热爱生命、崇拜神灵的思想意识和社会风貌。

锡金译本是从罗拔·赫里耶（Robert Hillyer）的英译本翻译的。赫里耶的英文译本是一个选本，总共 68 页，书名为《白昼的来临：埃及亡灵书诗选》（*The Coming Forth by Day: An Anthology of Poems from the Egyptian Book of the Dead*），于 1923 年出版。由于赫里耶是一位颇有成就的诗人，所以其译文诗意浓郁。锡金的译文则以忠实取胜，也较好地表现了英译者的精练与文采。自 1957 年至 20 世纪末，中国对《亡灵书》的认知，主要基于锡金译本以及飞白的数篇翻译。相对于锡金译本，飞白的译文显然更为流畅，亦更富有诗意，他一改锡金稍嫌笨拙的语句和原始粗犷的格律，译文措辞凝练，才华横溢，格律严谨，结构匀称，适合现代读者研读。

进入 21 世纪之后，对《亡灵书》的译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大英博物馆的华理士·布奇所编撰的《亡灵书》，以及福克纳的《亡灵书》都先后翻译成中文出版。《亡灵书》在中文世界的传播，进一步奠定了其作为古代经典的地位。

三、《亡灵书》的伦理责任与教诲功能

尽管学者们总是声称，《亡灵书》是为亡灵而作的，但是并非仅限如此，作为由脑文本转换以及记录下来的文学经典，正如其他文学经典一样，其创作者和受众都是当时在世的人们，如果在墓中藏有《亡灵书》抄本，也只是一种流传的方式，至少，因“万物有灵论”的作用，墓中的人们也是被视为现实世界的组成部分，更何况所期待的是他们复归上界，获得新生。因此，《亡灵书》如同其他的文学作品，其伦理教诲功能是不可忽略的。对于这一点，美国学者麦克吉恩说得非常中肯，“当我们阅读小说，或观看戏剧和电影，或阅读诗歌和短篇小说的时候，会发生大量的伦理道德的思考和感受。实际上，毫不夸张地说，对于大多数人们而言，在这些作品中，特别是在当代文化中，获得伦理需求是他们的最基本的途径”（McGinn 174）。在《亡灵书》中，对太阳神喇神的赞颂，就表明了古埃及人有着自身的精神追求，有着崇拜的对象，如在《亡灵起身，歌颂太阳》中写道：

向你顶礼，喇神，你唤醒了生命！
你上升！你放光！现出辉煌容颜！
千年万代已逝去，不可计算；
千年万代将来到，你光照万年！（飞白 57）

《亡灵起身，歌颂太阳》共分七节，是《亡灵书》中最著名的一首颂歌，所歌颂的喇神（Ra）是埃及神话中的太阳神。由于喇神是审判亡灵的神之一，所以，亡灵必须学习喇神颂歌，而且，只有在喇神佑护之下，亡灵才能得到复生。所以，历经重重劫难的亡灵，为了超度复生，便向喇神祈求，便赞美太阳。颂歌的第一节，便是对喇神进行赞美，说他“众神之王”，是万物的创造者和人类的创造者，是他赋予了人们神圣的生命力。

在第二至第四诗节中，透过“祭司黎明”、“神风”等表现大自然的词语，可以感到，该诗中对赞美，已经突破了单纯对喇神赞美的范畴，而是对以太阳为象征的光明、完美与生命力的礼赞。第五至第七诗节中，则是从时间的意识上对喇神赞美：“你创造时间，你又超越时间”（飞白 55）。从而赋予喇神以超越时间、拯救亡灵的神力。

作为抒写死亡主题的诗篇。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从人类最早的诗作起，描写死亡的诗篇主要是从生的意义上来探讨死亡的，是以死亡主题来追求生命意义，表达对生命意义的关注。其实，经典的生成缘由与情感传达和审美需求也是密切相关的。主张“摹仿说”的，其实也包含着思想传达的成分。“摹仿说”始于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等人。德谟克利特认为诗歌起源于人对自然界声音的模仿，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写道：“一般说来，诗的起源仿佛有两个原因，都是出于人的天性”（亚里士多德 11）。“情感说”认为诗歌起源于情感的表现和交流思想的需要。这种观点揭示了诗歌创作与情感表现之间的一些本质的联系，但并不能说明诗歌产生的源泉，而只是说明了诗歌创作的某些动机。世界文学的发展历程也得以证明，人类最早出现的文学作品应是口头流传的劳动歌谣。劳动歌谣是沿袭劳动呼声的样式而出现的。劳动呼声是人们在集体劳动中所发出的有节奏的呐喊。这种呐喊既有协调动作，也有情绪交流、消除疲劳、愉悦心情的作用。这样，劳动也就决定了诗歌的形式特征以及诗歌的功能意义，使诗歌与节奏、韵律等联系在一起。由于伴随着劳动呼声的，还有工具的挥动和身姿的扭动，所以，原始的诗歌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诗歌、音乐、舞蹈这三者的合一（三位一体）。朱光潜先生就曾指出中西都认为诗的起源以人类天性为基础，认为诗歌、音乐、舞蹈原是三位一体的混合艺术，其共同命脉是节奏。“后来三种艺术分化，每种均仍保存节奏，但于节奏之外，音乐尽量向‘和谐’方面发展，舞蹈尽量向姿态方面发展，诗歌尽量向文字方面发展，于是彼此距离遂日渐其远”（朱光潜 11）。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文学的产生是情感交流和愉悦的需要，更是出于自然选择之后的伦理选择的需求。“单纯的审美本质主义很难解释经典包括文学经典的本质”（阎景娟 1）。

经典的生成缘由与伦理教诲以及伦理需求有关。在《亡灵书》中，无论是对神的赞颂还是对神的诉求，很多内容是出于伦理需求，具有教诲的功能。

如在第十三章中，书中先是表达对神的赞颂：“啊！尊崇的大神，你居住在玛阿特神殿，你心中蕴藏正义和真知（……）”（布奇 288）。接着，提出了自己对神的诉求：“请别让罪恶靠近我，我从来生活在真知中，我做了神灵所喜欢的事，我遵从神律，做神灵希望的事。我把面包送给饥饿者，我把饮水送给干渴者，我把寒衣送给无衣者，我把渡船送给过河者，我把祭品献给神灵，我把蛋糕送给亡灵”（布奇 288）。在《亡灵书》的这些对神的诉求中，很多内容所涉及的是伦理的内涵，是做人的道德规范，所发挥的是伦理教诲的功能。

从人类最早的文学经典，就可以看出，文学的伦理价值是文学与生俱有的。从文学经典中得到教诲，无疑也是文学经典得以存在的一个重要方面。正如聂珍钊教授所说，“文学经典的价值在于其伦理价值，其艺术审美只是其伦理价值的一种延伸，或是实现其伦理价值的形式和途径。因此，文学是否成为经典是由其伦理价值所决定的”（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142）。且不说《亡灵书》具体的内容充满了伦理告诫的成分，就是整体构思，也是渗透着“学以成人”的伦理教诲理念。按照《亡灵书》的整体结构和基本内涵，现在编辑成书的《亡灵书》，由近两百篇组成，每篇长短不一，内容繁杂，广泛描写了当时的人们热爱生命、崇拜神灵的思想意识和社会风貌。在古埃及人看来，人不仅灵魂不灭，而且具有身后的生命，第一次在世上死亡之后，灵魂经由瀑布进入下界，如果能够在下界经过种种劫难、度过重重难关，就能够复归上界，回到原身之中，得以再生。而且，进入下界的目的，是为了经过洗礼，得以净化，复归上界，达到更高的境界，这其实就是传达一种伦理追求。所以，该书中对亡灵的一切指示和引导，实际上就是在规划自出生起始的人生历程，贯彻“学以成人”的使命。

可见，《亡灵书》的生成，本身就是出自伦理选择的需求。伦理教诲的功能在一部文学作品中极其重要。正是人们所需的这种伦理选择，才使得人们企盼从《亡灵书》这样的文学经典中获得对于人生奥秘的探究，获得人生历程的答案和教益，这也是文学经典具有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文学经典的生成与伦理选择以及伦理教诲的关联不仅可以从《亡灵书》等文学经典中深深地领悟，而且还可以从古埃及的其他作品中领悟。古埃及的不少作品的产生，都是源自于教诲功能的需求。埃及早期的自传作品中，就有强烈的教诲意图。如《梅腾自传》《大臣乌尼传》《霍尔胡夫自传》等，大多陈述帝王大臣的高尚的德行，或者炫耀如何为帝王效劳，并且灌输古埃及人们心中的道德规范。“这种乐善好施美德的自我表白，充斥于当时的许多自传铭文之中，对后世的传记文学亦有一定的影响”（令狐若明 286）。当然，相比自传作品，古埃及的《亡灵书》所具有的“学以成人”的成分更为具体，内容都涉及到包括生命与死亡的社会伦理内容的方方面面，直接体现了文学所具有的

伦理教诲功能。

结语

综上所述，作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部书面文学的《亡灵书》，在其生成过程中，脑文本的形成轨迹及其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构成这部作品思想基础的“万物有灵论”，也是脑文本意识的一种原始呈现。“脑文本借助人的视觉、听觉和感觉将人的意识转换成记忆符号，存储在大脑里。人听见的声音，看见的图像，感觉到的事物和状态，都可以转换成记忆符号，变成存储在大脑中的信息，构成脑文本”（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口头文学与脑文本” 11）。而纸草和象形文字是文本转换中的两个积极要素。作为文学经典，《亡灵书》的伦理教诲功能更是充分说明，没有伦理，就没有经典，包括脑文本意蕴在内的伦理选择，在经典生成过程中的作用是极为重要的。

Works Cited

- 亚里士多德：《诗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
[Aristotle. *Poetics*.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62.]
- 布奇：《埃及亡灵书》，罗尘译。北京：京华出版社，2001年。
[Budge, E. A. Wallis. *The Egyptian Book of the Dead*, translated by Luo Chen. Beijing: Jinghua Publishing House, 2001.]
- 飞白：《诗海——世界诗歌史纲》。桂林：漓江出版社，1989年。
[Fei Bai. *The Sea of Poetry: An Outline of the History of World Poetry*. Guilin: Lijiang Publishing House, 1989.]
- 拱玉书等：《苏美尔、埃及及中国古文字比较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
[Gong Yushu et al.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umerian, Egyptian and Chinese Ancient Writings*.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09.]
- 哈里斯：《埃及的遗产》，田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Harris. *The Legacy of Egypt*, translated by Tian Ming et al.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6.]
- Hawthorn, Jeremy. *A Glossary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London: Oxford UP, 2010.
- 令狐若明：《埃及学研究：辉煌的古代埃及文明》。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年。
[Linghu Ruoming. *A Study of Egyptology: The Glorious Ancient Egyptian Civilization*. Changchun: Jilin UP, 2008.]
- McGinn, Colin. *Ethics, Evil and Fic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
- Najovits, Simson. *Egypt, Trunk of the Tree: A Modern Survey of an Ancient Land*. New York: Algora Publishing, 2004.
- 聂珍钊：“论脑文本与语言生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6（2019）：115-121。

- [Nie Zhenzhao. "On Brain Text and Language Generating." *Journal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6 (2019): 115-121.]
- .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189-207.
- . "文学伦理学批评：口头文学与脑文本"，《外国文学研究》6（2013）：8-15。
- [——.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Oral Literature and Brain Text."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6 (2013): 8-15.]
- . "脑文本和脑概念的形成机制与文学伦理学批评"，《外国文学研究》5（2017）：26-34。
- [——. "The Forming Mechanism of Brain Text and Brain Concept in Theory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5 (2017): 26-34.]
- .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 [——.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 Pliny. *The Natural History of Pliny* vol. III, translated by John Bostock and H. T. Riley. London: G. Bell & Sons, 1898.
- Rose, Herbert J. "Numen Inest: 'Animism' in Greek and Roman Religion."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27 (1935): 237-257.
- Rooney, Caroline. *African Literature, Animism and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2000.
- Sampson, Geoffrey. *Writing Systems: A Linguistic Introduction*. Stanford: Stanford UP, 1990.
- 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连树声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
- [Taylor, Edward B. *Primitive Culture*, translated by Lian Shusheng. Shanghai: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92.]
- 文言编：《文学传播学引论》。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6年。
- [Wen Yan, ed.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Communication*. Shenyang: Liaon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6.]
- Willerslev, Rane. *Soul Hunters: Hunting, Animism, and Personhood among the Siberian Yukaghirs*. Berkeley: U California P, 2007.
- 阎景娟：《文学经典论争在美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 [Yan Jingjuan. *The Literary Classics Debate in America*. Beijing: Social Science Literature Press, 2010.]
- 赵勇编：《古埃及文明读本》。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
- [Zhao Yong ed. *A Reader on Ancient Egyptian Civilization*. Beijing: China Archives Press, 2005.]
- 朱光潜：《诗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
- [Zhu Guangqian. *A Treatise on Poetry*.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84.]